

# 折来一枝春插瓶

□ 马庆民

爱人下班回家,手里拿着一枝迎春花。花瓣虽还汪着剔透的寒气,但嫩绿的叶子却氤氲着破冰而出的春意。

为了让这丝春意“开”得更盛,我专门找来一只漂亮的瓶子,把花插入瓶中,置于桌上,片刻间,春的气息扩散开来——这让我想起一句特别喜欢的话,叫作“折来一枝春插瓶”。

折一枝早开的春花,挑一樽心仪的花瓶,这一花一瓶,成了瓶花,成了一种仪式:把一枝春迎进家里,既是对寒冬的挽留,也是对暖春的向往。

“柏子香中霁日妍,一瓶清供晓窗前。玉梅破蕊先含笑,春色今年胜旧年。”清代沈俊的这首诗,写出了古人以清供迎春的雅与乐。我们说的瓶花,也正是诗中的“清供”。

清供者,清雅之供品也。原是古人在节令、祭祀时供奉的鲜花、蔬果等清雅供品,后来泛指诗书之家的厅堂和书斋陈设的文房、书画、金石、盆景、瓶花等精雅之物。

清供,最早见于秦汉时期,而鼎盛却在明清。明清时,清供非常流行,甚至成了书画、雕刻的一个重要题材,以清供入画的新春画作,被称之为“岁朝清供图”或“岁朝图”,表达着吉祥的寓意。

读书时,我曾经欣赏过明代画家陈洪绶的清供画册,一度爱不释手。他的画作,朴素清雅,各具情态,既有山林气息,亦不缺文人情怀。《山水诗册》里,一叶小舟缓缓而来,舟头是手捧书卷的文人,和一樽小小瓶花;《读骚痛饮》中,一文人独坐案边,石几上一枝白梅横斜瓶中;《高士摘梅图》中,“折得一枝归”的高士,赏花入神,浑然忘却身边捧着花器等候的童子……还有那些盛夏的瓶荷、侍女手执的兰花、水仙灵芝、佛手菖蒲,各式清供姿态各异。看得久了,便

生出了一种幻觉:画中的瓶花,抑或是生活中的瓶花,都正是那一枝春,是我们对春天的愿景。

清代画家边寿民有一幅画,叫做《岁寒清供图》。画中,瓷瓶是冰裂纹的,瓶中的花是梅花和南天竹,一枝松枝从瓷瓶背后斜探而出,清雅可喜。虽以“岁寒”为画名,但全画洋溢着融融的春意。梅花旁斜逸出,松枝针叶繁密,艳红的南天竹在水墨中脱颖而出,色彩对比鲜明,十分夺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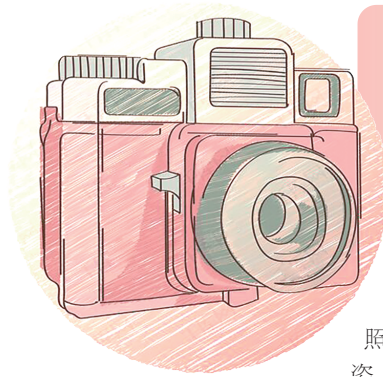
一直不明白,为什么小小的瓶花能够赢得古人垂青?“朝看一瓶花,暮看一瓶花。花枝虽浅淡,幸可托贫家。”明代袁宏道的这首诗,或许道出了其中缘由。玩赏瓶花,除了渲染季节的氛围,还可以寄托忧乐,表达自己的志趣和追求。

生活中,只要有情致,便可以“折来一枝春插瓶”,供于案上,使之成为可移动的“案上园林”,如此,我们就能见微知著,欣赏四季变换的风韵,体味清雅、幽逸、闲适的生活本相。

郑板桥有诗云:“寒家岁末无多事,插枝梅花便过年。”虽家贫无所有,但不妨碍寻高雅之乐,只要有心境,插上三两枝瓶花,便是整个春天。毕竟,瓶花的美好意趣,是属于有心人的。有心人,有了花,生活总是不一样的。“折来一枝春插瓶。”春天就有了性格,灵魂也有了延展。花之美更加鲜明,人的意趣也如源源活水。

在一位朋友家里,我曾经见过一个过目不忘的瓶花——玉壶春瓶。朋友说它是“瓶中美人”,腰身曼妙婀娜,既不似梅瓶勾玉修长,腰身悬殊,也不像胆瓶庄重敦实,头尾无异。玉壶春瓶,显得比例协调,浑然天成。朋友说,只需插一枝花,春夏秋冬就能透过花瓶,映满屋子。

这花,这瓶,令我忍不住回味起那句话,“折来一枝春插瓶。”细细咀嚼,里头仿佛有精微的智慧——但凡你有心,一樽瓶花,便能见四时光景。所以,我们不妨做一个仰卧花下的顽童,做一个拈花痴笑的闲人,做一个花开花落过的客……



# 为未来拍张照片吧

□ 章铜胜

一块浅蓝色的背景布,我们轮流坐在凳子上拍照。班主任老师站在拍照师傅的旁边,指导我们坐姿,保持微笑,等待拍照。我是第一次拍照,自然有些紧张,身体绷得笔直,嘴唇抿着,笑得很不自然。这张照片拍得并不好,但每次看到,还是会很开心。看着照片,又会想起那天拍照时的情景,会想起在那所学校里度过的美好时光。

初中时,我和同学们拍了第一张合影,是和新加入共青团的同学们的合影。那时,我的个头最矮,站在前排,拍照的时候有风,吹起了我的头摆。年少的时候真好,照片上的我们笑得那样开心。偶尔翻到这张照片,会忍不住多看一会儿,看看自己,看看同学们的少年模样。想着他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呢,他们看到这张照片时,是不是也会想到我呢?拍照片时的我们,会不会也曾想过很多年后的我们?我们能以现在的眼光回望过去吗?少年的眼光是张扬的,

《光影伊斯坦布尔》一文,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·帕慕克《伊斯坦布尔:一座城市的记忆》一书的新版序。他在这篇文章中说:“我们拍摄照片,是为了多年后忆起我们曾经经历的瞬间”“我们是在为一个月、一年、数年后的眼光拍照。”读完后,忽然就喜欢上了这篇序,文章中的一句话,正是自己一直想说,却又说不出的感觉。有时候读书,会特别喜欢这样的感觉:如遇知己般,或是有那种被人说出自己心里话的痛快感。

我的心算是比较细腻的,一直有收藏旧物品的习惯,当然包括一些旧照片。我的第一张照片,是小学毕业时拍的,那张照片一直留到现在。至今我还记得那天拍照的师傅是学校临时请来的,拍照的地方就在学校门前的操场上。前面摆了一个凳子,凳子的后面拉上了一



# 见字如面

□ 乔兆军

我有一个木箱子,是专门用来存放书信的。几十年的岁月沧桑,已使书信改变了模样,纸张有些泛黄,还有些发脆,有的字迹都模糊不清了。展开它们,字里行间,似乎仍散发着笔墨的馨香,感觉亲切与美好仍在。

上世纪80年代,我上小学。邮递员每周三来我们学校送信,他只管将书信送到学校,至于是哪家的信,放学后由孩子们捎回去。邮递员穿军绿色制服,骑一辆二八永久加重自行车,车后座上的大挎包也是绿色的。自行车穿过学校青石板的巷子,会叮叮当地响,一听到声响,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伸向窗外,期盼着那大挎包里会有自己家的信。

记得我第一封信是写给姑姑的。姑姑远在湖南,由于相隔较远,交通不便,我们

只能靠着书信联络。每次收到姑姑的信,父亲均要亲自回信。有一天,父亲突然对我说,你都上小学四年级了,应该会写信吧,给你姑姑写一封信,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她,向她报个平安。我接到这个“艰巨”的任务后既忐忑又高兴,怕写不好,先在练习本上打草稿,给父亲过目,按他的要求删改增添后,再誊写到信纸上寄给姑姑。不久姑姑就回信了,她夸我长大了,信写得有模有样。

不知不觉间,写信渐渐成为习惯,给外地读书的姐姐写信,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写信。读师范时,我离开了家乡,写信更成为我不可或缺的事。想家了,给父母写信,说说学校的事情,问问家里的情况;给妹妹写信,勉励她好好学习,在家听话;给同学朋友写信,谈日常琐事,生活趣闻,工作得失。洋洋洒洒的文字,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。

恋爱时,最多的是给爱人写信,或是收她的信。我们在不同的县市,书信就成了彼此的寄托。那真是一段妙不可言的幸福时光,信写完了,认真折好,塞进信封,

我们今天的眼光好像多了些许的珍惜,珍惜少年时,也珍惜我们的今天。

女儿小的时候,我常为她拍照,过一段时间就去拍一些,在公园里、广场上、动物园里,或是在家中拍,拍各种各样的照片。女儿也喜欢拍照,常会摆出你想象不出的一些姿势。每次拍好的照片,洗出来,塑封好,放在一本本的相册里收好。闲下来的时候,我们一家人会坐在一起,翻看相册里的照片,会想起拍照时的一些细节,感觉很温馨。

翻看旧照片时,最大乐趣大概就是发现拍照时没有注意,或是不感兴趣的一些细节吧。正是这些细节,留下了时光的某些深意和新意,让我们在多年后的现在,仍然愿意去探究、去玩味。

很多时候,记忆并不可靠,我们需要借助文字,或图片帮助我们回忆。我特别羡慕那些习惯于用镜头记录生活的人,我们是不是也该学学他们的样子,在今天,为未来拍些照片呢?

小心翼翼地写地址、贴邮票,再把信投进墨绿色的邮筒里,仿佛放飞了一只希望小鸟,然后慢慢等回信。等回信的时光,同样美好,牵挂着信件旅途安危,猜测着对方收信的表情、读信的样子,然后盘算着对方回信的时间。收到爱人的来信,激动喜悦,小心地撕开信封,抽出信纸,慢慢地读,那一个个娟秀的字,通过爱人的排列,有了温度,也有了情感,令我陶醉不已。

如今,在这个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,信息传播和交流变得异常便捷,电话、短信、视频通话、语音聊天……于是,书信交流慢慢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可是,在享受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,我总感觉少了一点味道,没有了一纸信笺的牵挂,少了倚门翘盼的等待,那柔软的书信带来的“真情实感”再也找不到了。相比短信、微信的问候,我还是喜欢在清风明月下,铺开信纸,写下“见字如面”时的那种激动与亲切。